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八百四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五十四

天子之孝

重學校

臣按古者教胄子於國學教萬民於鄉學教法有所不同而孝德紀於三德孝行首於六行是則同也故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然以鄉學計之則古閭門之

內皆有學矣其為數至多以國學計之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子與夫庶人之俊秀鄉學所教成之材乃與其閒其為地至重夫以五等之人皆出於學是以五等之孝各盡其事也惟天子統天下之孝故使天下之人莫不興于學所以廣敬也述宗學校視先聖先師于學之中而有釋奠釋菜之祀以報焉貴老為其近于父也敬其父則子恱附養老

詩小雅菁菁者莪篇名

小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鄭康成注曰樂育材者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于官之

其一章曰菁菁盛貌者莪蒿也在彼中阿大陵曰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鄭康成注曰既見君子者官爵之而得見也見則心

既喜樂又以禮儀見接

四章曰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鄭康成注曰舟沉物亦載浮物亦載喻人君用人文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材無所廢

臣按菁莪菁莪在大陵則易長遂士升于學則易成材故自二十五家之塾以至於天子之大學自比閭族黨之書其德行道藝以至大樂正之所論之秀莫不在於學之中於是乎入使長之出使治之而

天下之人材未有不出於學校者矣五士者升之以漸接之以禮而又隨其材而用之用其文者又用其武者俱致在朝如楊舟之載物沉者浮者俱浮水上此所以兔罝之武夫虎賁之侍衛皆有士人君子之行而無有以不學未成之材姑試之而卒敗者也古者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于京師故也天子之學小

學居外大學居内故文王世子言凡語于郊然後於成均取爵于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于朝故也然則成周盛時兼用四代之學以教天下之士而天下之士所以興起於學校之中者於菁莪之詩猶可想見之也

大雅文王有聲篇名其六章曰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鄭康成注曰武王于鎬京行辟廱之禮自四方來觀

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

朱熹集傳曰此言武王徙居鎬京講學行禮而天下自服也

臣按張載曰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鎬京辟廱武王之學也又曰辟廱古無此名其制蓋始于文王及武王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葢武王廣文王之聲聞自豐遷鎬即建立辟廱雖用武之時徙都之際教學為先也周先王之崇

學校者如此

禮記王制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

鄭康成注曰尊卑異學名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頖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

臣按辟廱之教東西朔南無所不曁而建立諸侯復命之教而立學者士自外而升于内也此道德之所以一也

文王世子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

羽籥皆於東序學字俱音效

鄭康成注曰干戈萬舞象武也用動作之時學之羽籥籥舞象文也用安靜之時學之

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商學樂祖在焉故名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虞學

鄭康成注曰誦謂歌樂也弦謂以絲播詩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於功易成

也周立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

興也學舞于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于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已同也

臣按陳祥道曰此言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王制言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者言書禮則知誦之為詩弦之為樂言弦誦則知禮之為行書之為事也葢春秋陰陽之中而禮樂皆欲其中故以二中之時教之凡皆合而教之也分而教之則誦詩以春弦樂以夏學禮以秋讀書以冬古之時

大學小學並立文事武備兼肄教之以詩書禮樂則未嘗不教之干戈羽籥也

天子視學大昕 旦明日將出也 鼓徵所以警衆也

臣按天子視學者謂仲春合舞季春合樂仲秋合聲於此之時天子往視學也釋菜釋奠祭之輕者而天子必親往觀禮於昧爽之時擊鼓以警衆聽所以使有司與學士不以舉常禮而忽之也

學記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

臣按集說此又非仲春仲秋視學之禮方慤曰禘袷五年之祭未五年不視學所以優游學者之志故也且中年考校乃當視學之年五年視學則再視學乃當大成之年矣袷春秋之視學所以警之五年一視學所以游之聖人之教不亟不徐者然也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

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于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鄭康成注曰嚴尊敬也尊師重道不使處臣位也武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昔黄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

方慤曰以一人之貴而師匹夫之賤以四海之富而師環堵之貧此嚴師之所以為難也嚴師者人嚴之人嚴其師則師道嚴矣師所以傳道故師嚴然後道尊學所以為道故道尊然後民知敬學以神言故為尸則弗臣以道言故為師則弗臣

臣按古帝王皆聖人而無不尊德重道者未至於聖而好臣其所教其治之所以不古帝王若也陳澔集說以為嚴師如孝經嚴父之義謂尊禮嚴重

之也夫敬親者不敢慢于人而況道德髙厚為之

師者乎嚴師之心一敬親之心也

漢武帝時董仲舒對策曰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

元朔五年夏六月詔曰葢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壊樂崩朕甚閔焉其令禮官勸樂興禮以為天下先於是丞相弘等奏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第其高下以補郎中文學掌故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輒罷之又吏通一藝以上者請皆選擇以補右職上從之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臣按董仲舒之對策以太學養士為教化之本原

卓乎巨儒之言漢朝一人而已武帝發德音下明詔慨然有志於勸樂興禮公孫弘請置博士弟子員於是六藝之學蔚然興矣惜乎濂洛諸君子不得生乎其世與諸經師學士上下其議論使先王之道燦然復明而當時儒林經師僅以詞章訓詁傳也雖然使後之君子得從先王之遺文以極乎窮理盡性之妙者漢儒為有功焉固不得以其末純而議之也三代以後之君能崇學校者以漢武

為稱首矣其後成帝時犍為郡於水濵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言宜興辟廱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按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而罷時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向號稱博極羣書有骨鯁之節掾班書賛為直諒多聞古之益友蓋董生之流

亞其言先後同揆而成無武之雄才大畧是以卒
不果行也
世祖建武五年初起太學帝還視之
臣按東京再創初起太學車駕臨幸稽式古典脩
明禮樂煥然文物可觀矣明章之際崇尚經學石
渠虎觀博徵羣儒考質本初之元太學增盛三萬
餘生則諸王大臣子孫四姓小侯皆遊學校矣故
東都文學之盛以明章爲稱首而非西京之所能

匹也

桓帝時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賈彪為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彊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

臣按太學生徒互相褒重臧否人物不避患禍雖不無太激固皆合于是是非非之公歷晉唐宋之世如嵇康之戮陽城之去李綱之逐丁大全之横其出身排難頌言於朝者皆太學生也此可以見

當時清議猶出於學校有古者遊鄉校以論執政之意而輓近世教化益微勸道者不備隳窳敗業者日聞而激揚清濁以名教自任者罕矣則以其途日雜其地日輕而其人材每日陋也

魏畧儒宗序曰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始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

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麤疎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又雖有精者而臺閣舉格太高加不念統其大義而問字指墨法點注之間百人同試度者未十是以志學之士遂復陵遲而末求浮虛者各競逐也正始中有詔議圜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

應書與議者畧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搖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沈隕乃至于此

臣按此序言學校之壞極矣然是時所進之塗猶未雜也自後世有納粟監生固皆飽食之徒也豈能復責之操筆與辨字指墨法點注哉聚不學之人而教之學難矣故不如清其源也

晉元帝時征南軍司戴邈上疏以為喪亂以來庠序隳

廢議者或謂平世尚文遭亂尚武此言似之而實不然夫儒道深奥不可倉卒而成比天下平泰然後脩之則廢墜已久矣又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使之講肄道義良可惜也世道久喪禮俗日弊猶火之消膏莫之覺也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謂宜篤道崇儒以勵風化從之始立太學

臣按古之教學者藝有射御舞有干戈皆所以寓武備于文事也記言受成于學詩言在泮獻馘則

自出師以至凱旋始終不離乎學校矣其軍士則比閭之民其將率則公朝之卿大夫所謂殺敵為果致果為毅者不過尊君親上死長之義知之明而守之固耳子衿佻達學子散去鄭風所以刺也而高克之師逍遥河上未嘗禦敵潰散而歸此豈無駟介二矛之威怒哉亦孝弟忠信之風微矣夫子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具左右司馬以從所以却萊兵而返侵地者雖聖人德盛化神之事亦以

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故也平世尚文而不廢武遭亂尚武而不廢文所由適于治者同出於一原也所造就人材而致于用者皆出於一途也古之建國君民教學為先葢亦謂王業肇建萬物權輿之日也三綱五常之道未嘗一日熄於天下仁義禮智信之德未嘗一日不在於人而政教廢弛禮樂崩壞則誠有不可以倉卒而成者戴邈之論知本哉

魏顯祖時初立郡學置博士助教生員從中書令高允相州刺史李訢之請也

臣按魏自世祖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奉孔子祠立太學置博士依漢世試五經課試之法矣至是從高允李訢之請立郡學置博士助教生員凡書初者美惡不嫌於同辭此則深嘉而亟予之者也李延壽曰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能十年蓋取文具而

已然則魏之為魏乃獨優乎大抵南北数姓之君國祚既促於學校尤開置不恒又往往雜以老莊虚無文史浮靡之敝梁武天監四年有崇尚經術之詔於是置五經博士各主一館有数百生給其廪餼未嘗非盛舉也然以其篤於奉佛之心而乃飾此崇儒之事其于辭章之學且不能有以挽江河日下之勢則所謂数百生一館者毋乃非先王之所取所養者乎

隋文帝仁壽元年詔以天下學校生徒多而不精唯簡留國子學生七十人太學四門及州縣學並廢殿內將軍河間劉炫上表切諫不聽

唐高祖武德元年置國子太學四門生合三百餘員郡縣學亦各置生員

武德七年上詣國子監釋奠詔諸王公子弟各就學

臣按隋文帝混一天下不思廣厲學宮而簡汰生徒毁壞學校與暴秦何異其不能延于再世審矣

隋之所廢唐之所置雖欲勿興得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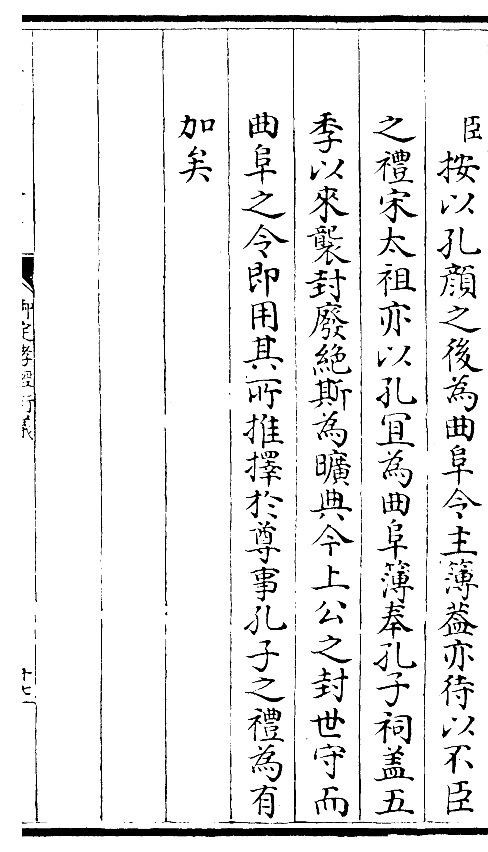
太宗貞觀十四年二月上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頴達講孝經賜祭酒以下至諸生高第帛有差是時上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經以上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

講筵者至八十餘人上以師説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

臣按唐太宗之崇學校如此所以成貞觀之政也穎達等所撰定五經正義於性命精微之理雖未有以深造而發明之然六代淫靡破析聖義則漢人訓詁之學亦幾於晦矣得穎達為之反覆推究援據精詳斯其有功於漢人之箋註始足以資有宋諸儒之討論也今文孝經分十八章者即石臺

本太宗之所定也先儒雖有今文不若古文之論然其尊聖法成孝治使學者的然信為孔曾授受之書無疑者以帝王之尊而親為講說比於漢世虎賁羽林之士皆得明習尤為躬親倡率使人知所信從也

周太祖如曲阜謁孔子祠既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之又拜孔子墓命葺孔子祠禁孔林樵採訪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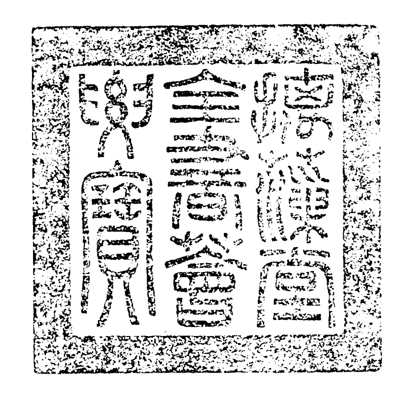


子顏淵之後以為曲阜令及主簿

臣按以孔顏之後為曲阜令主簿葢亦待以不臣之禮宋太祖亦以孔宜為曲阜簿奉孔子祠蓋五季以來褻封廢絕斯為曠典今上公之封世守而曲阜之令即用其所推擇於尊事孔子之禮為有加矣

御定孝經衍義卷五十四

卷五十四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袁文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五十五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御定孝經衍義卷五十五

天子之孝

重學校

宋仁宗初即位給兖州學田判國子監孫奭上言知兖州日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至數百人臣雖以俸贍之然常不給乞給田十頃爲學糧從之諸州給學田始此

臣按學田之設贍給生徒於國家所費至少而得

先王養士之意宋世諸州給學田自孫奭請之也奭但請給于兖州一處而遂得通行於諸州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孫奭斯言之謂矣司國計者奈何忽諸

慶歷四年三月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時范仲淹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祁等奏教不本于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考

衆說擇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脩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帝從之至是乃詔天下州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為教授員不足取鄉里宿學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舊嘗充試者百日而止試于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塲先策論次詩賦通考為去取而罷帖經墨義

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

夏四月作太學五月帝謁孔子判國子監王拱辰田況王洙余靖等言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取才養士之法盛矣而國子監纔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詔以錫慶院為太學置内舍生二百人

初海陵人胡瑗為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

生如其子弟諸生每信愛如其父兄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及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式

臣按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古之制也古者以二十五家而建一學乃以天下之大而惟有一學可乎宋興之初其君若臣非無意于求治者而百年之間議不及此慶歷四年始詔天下州縣立學葢范仲淹之為政可謂知所先務矣夫古之

鄉舉里選之法所以不得行於今者以比閭族黨之制廢也比閭族黨之制所以廢者五等之侯不復建而十夫有溝八家同井之相親相援不可復矣雖有三物之所當興八刑之所當糾者不有師長孰為耳而目之乎今以百里數十里之地而始建一學焉是則古者侯國之學也而鄉里之中蕩然無有簡稽之者也此其為覈名實之道猶疎也古之取士以德行而今之取士以文章而所謂文

章者則又拘于聲病專于記誦而于脩齊治平之道葢無所用之雖叓之以先策論後詩賦而當時亦遂有學子先為策料之譏雖有善教如胡瑗知以經義治事為先務而士之敦實學者亦未必其濟濟而興也此無他文與行終不出于一而教之之術未備也誠有意于復古勸學則必自比閭族黨法始矣

程顥論脩學校尊師儒取士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

才為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姦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脩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竊以去聖久逺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道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茍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為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于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

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克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皆以名聞其高尚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萃於京師館之寛閑之宇豐其廩餼䘏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羣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脩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務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

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于是者為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于善者使日受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于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漸自太學及州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為人師者使教于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十

室之鄉達于黨遂皆當脩其庠序之制為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衆推經明行脩材能可任之士升于州之學以觀其實學荒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于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羣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賔興其士于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脩與材之下者罷歸以為郡守學師之罪升于太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復

來于學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與太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于太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不處于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校推之在太學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

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懷姦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官二等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涖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為之賞罰凡公卿大夫之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蔭者並如舊制惟不選于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别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于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

國子之有學行材能者于朝其在學賔興考試之法皆入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太學五年年及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辨而為三等上者聽授以筦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脩進中於論選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升選者皆論致太學而考察之為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聞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

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既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之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禮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

臣按程顥所論脩學校尊師儒取士之法斟酌于周官王制叅于范仲淹宋祁爲能得其本原而益加密矣顥嘗上言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

成天下令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于鄉里而行實不脩秀民不養于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蓋詳言其措置之方也凡學之道嚴師為難正學廢弛師道不立一旦自成均以至閭塾列置一師其為人執私見家為異說也益甚矣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苟推訪而延禮之則德行道藝聚于京師矣又有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則

皆可以為人師矣然後自成均以至閭塾莫不得師而教之之具始可施焉而舉之之法始可嚴焉此大儒之言所為切實而有本舉而措之斯還至而立效苟為不然則學校非不立師儒非無人取士非不始于鄉里一切虛應故事而已

神宗熙寧四年立太學生三舍法宋初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應膺者為之太學生以八品以下子孫及庶人子孫俊異者為之試論策經義如進士法及帝

即位垂意儒學以天下郡縣旣皆有學歲時月各有試程其藝能以差次升舍其最優者為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而特賜之第遂專以此取士又以慶歷中嘗置太學內舍生二百人帝漸增至九百人至是因言者論太學假錫慶院西北廊甚湫隘乃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建講書堂四自主判官外增置直講為十員率二員共講一經令中書遴選或主判官奏舉躗生員為三等始入太學為外舍定額為七百人外舍升內舍員三

百内舍升上舍員一百各執一經從所講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以次升舍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召試賜第其正錄學諭以上舍生為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主判直講復薦之於中書除官其後增置八十齋齋三十人外舍生至二千人歲一試補内舍生間歲一試補上舍生彌封謄錄如貢舉法

時置諸路學官更新學制有司立為約束過於煩密劉摯上疏曰學校為育材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非行法

之所雖羣居衆聚師而齊之不可無法亦有禮義存焉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子長者之行而應乎上若以小人犬彘遇之彼將以小人犬彘自為而況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願罷其制

哲宗元祐元年命程頤孫覺顧臨同太學長貳看詳脩定條制頤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名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

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侍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

臣按學校勸懲之法自唐虞即有司徒樂正二者之教成周並建四代之學自外而內自鄉而國饋撻其惰慢者簡稽其不率教者此固導之以思齊之美而非啟之以相爭之端也三舍之法蓋倣古意其于考校之勤且嚴尚不逮于古也特所謂彌封謄録者非惟不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學子而且

不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師長矣此不獨劉摯以為言而程顥亦曾言之者也若試士考定髙下固與禮義相先之義無傷古亦有上中下士之異其廩餼特古之人以徳行道藝為髙下而後之人以其論策之中程式經義之明習與否為髙下耳雖教之成亦未有以大過乎聲病記誦之學也程頤所以欲去之者正以徳行為本文章為末成均首善之地教化之原不當區區競於其末也

朱熹學校貢舉私議畧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于鄉黨而達于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盖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令之爲法不然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額不均又設太學利誘之一塗監試漕試附試詐冒之捷徑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益之空言至于甚獘則所謂空言者又皆誕妄無稽而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盖嘗思之必欲乘時改制以

漸復先王之舊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荅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諭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至于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

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畧也

臣按朱熹此議最為詳密其欲均減解額罷詞賦依章句與夫更制科詞科武舉之屬皆救當時之弊而為言而其立德行之科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治經者守家法答義者貫經文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諭以來實學則固千古不可易之常道也立德行之科欲以逐州新定解額之

半而又折其半以為德行之科明立所舉德行之目專委逐縣令佐從實搜訪此即古者鄉舉里選之遺意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謂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則亦若無甚難者欲以易詩書為一科子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禮為一科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為一科酉年試之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論則分諸子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

策則諸史時務亦然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皆可為當世用矣其治經必嵩家法者謂漢之諸儒專門名家各守師說不敢輕變但其守太拘不能精思明辯以求真是為病然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今莫若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為主如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脩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說之葉夢得吳棫薛

季宣吕祖謙詩則兼取歐陽脩蘓軾程頤張載王
安石吕大臨楊時吕祖謙周禮則劉敞王安石楊
時儀禮則劉敞二戴禮記則劉敞程頤張載吕大
臨春秋則啖助趙正陸淳孫明復劉敞程頤胡安
國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則又皆有集解等書而蘇
軾王雱吴棫胡寅等說亦可采熹此論因當時舉
於學校者治經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先儒之傳
注而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而發真

切中習俗之病熹固云以注疏爲主而當時諸家
之説即蘇軾王安石王雱亦所不廢可以見窮經之
難非專一家無以致精而非無討衆家亦無以名
一家也而近世之治經者不惟分經子史之年而
盡通之爲甚難即專一經而不讀本文不習注疏
僅摹倣剽竊於近科中選之文即有知章句傳註
者直抄寫而無復體會雖治經而未嘗覩全經雖
作文而不適于實用此學校所以日卑經術所以

日陋而人材所以不振之故也豈非司教者之責哉

熹又曰古者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彛而為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脩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興其賢且能者置之列

位是以當是之時義理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為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子弟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于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遂以學校為虚文而無所與

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為士者求道於老子釋氏之門為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際蓋學校之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

臣按老釋之學所以日盛者賢知之士方其在學校之中則既厭薄科舉之文而學校之所重其實則止於此及其當官任職則簿書期會不得有毫釐之差而此外更無可自効者試求諸老釋之說則固有超然遠出於鄙儒俗吏者矣浸淫汩没乎

其中而若將有得焉為之誘致吾徒而叛棄焉鼓動人主而尊尚焉雖窮鄉僻壤而老釋之宫相望比于古之二十五家為閭閭有塾者不啻倍蓰之矣百里之地學舍僅處其一焉老死而不得瞻拜先聖先師者十之八九老死而不得瞻拜老子釋家者十無一二也生而不聞學校之鐘鼓管弦者雖都邑之士有之生而不聞老釋之步虛梵唱者雖鄙邑之民無之也尚可謂吾徒有人乎吾道未

墮乎故曰彼之所以盛此之所以衰也夫吾道之于異端猶元氣之于邪氣也邪之所湊元氣必虛今欲使二氏之邪不足以干吾道之正也使學校之士所求者必道德政理之實而無徒以科舉之文當官受任有以致乎其用而無徒以簿書期會為稱職也雖俛焉日有孜孜而不足將終身焉而不能自已又何暇求之二氏之說乎然則崇學校者非徒以名而已虞書五教周官三物所終日誦

說者在是而所以取之者不在乎是所以用之者不必以是也此學校之所以僅存而遠不逮老釋之宮之盛也

吕祖謙曰先王之制度雖自秦漢以來皆弛壞廢絶然其他如禮樂法度尚可因影見形因枝葉可以尋根本惟是學校幾乎與先王全然背馳不可復考如唐虞三代設教與後世學校大段不同只舉學官一事可見在舜時命夔典樂教胄子在周時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

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何故皆是掌樂之官掌教蓋其優游涵養鼓舞動蕩有以深入人心處却不是設一箇官司自秦漢以後錯把作官司看故與唐虞三代題目自别雖足以善人之形而不足以善人之心雖是法度具舉然亦不過以法制相臨都無滲入人心道理大抵教與政自是兩事後世錯認便把他做政看且如周禮一書設官設教所以便民若師氏保氏大司樂大胥小胥之類所教者不過是國子然當時所謂鄉

遂所以興賢能在周三百六十之官並不見有設教之官雖是州序黨遂畧見于周禮然而未嘗見其州序是何人掌之其法又何如先王之意只緣不是官司凡領於六官者皆是法之所寓惟學校之官不領於六官非簿書期會之事其上者三公論道不載于書其下者學官設教不領于六官蓋此二者皆是事大體重非官司所領惟是國子是世禄之家鮮克由禮以蕩凌德實悖天道不可不設官以教養之然而均非有司簿書期會

之可領要當識先王之意雖非六官之所掌而所以設教未甞有理無事有體無用本末亦自備見但不官聯官屬之耳舜之時自國子之外畧不見其掌教之官然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如此之備在周人學官雖不領于一屬然而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始終備具至

于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又見體用本末無窮大抵學校大意唐虞三代以前不做官司看秦漢以後却做官司看所以後世之學不可推尋求之唐虞三代足矣秦漢之事當束之不觀大抵看後世秦漢一段錯認教為政全然背馳自秦至五代好文之君時復能舉如武帝表章六經興太學不足論如光武為諸生投戈講義初見三雖亦不足論如後魏孝文遷都洛陽欲改易風俗亦不足論如唐太宗貞觀之初功成治定將欲

文飾治具廣學舍千二百區遊學者至八千餘人亦不足道都是鋪張顯設以為美觀惟是擾攘之國僻陋之邦剛明之君其視學校若敝屣斷梗然而有不能已者見得義理之在人心不可已處武帝光武魏孝文唐太宗是文飾治具其去唐虞三代却遠却是擾攘之時剛武之君偏近之國本不理會如南北朝雖是草創若不足觀却不是文飾自有一箇不能已處其去唐虞三代學校却近惜乎無鴻儒碩師發明之

臣按東萊所論古今學校之異考究經史而發微闡幽程朱䟽義所未及也古之大夫致仕教于鄉里其人自有爵秩非可定屬于何官為不敢煩以政豈可復責之以簿書期會乎惟其為師長而不為官司故施教者與受教者俱有和順從容無所勉强之意若作官司看其勢遂相懸其事皆煩文又不特此鄉則曰鄉師比則曰比長雖官司也亦以師長名之先王之意蓋有在矣學者但知三代

以後興學校重師儒者莫如漢孝武光武魏孝文唐太宗為能舉累代之曠典稱一時之盛事究其鋪張顯設于以文致治平可耳先王所為降德於衆兆民者不若是之震而矜之也惟是偏隅之主反側擾攘之餘宜無暇以及此時復有及之者而三綱五常之道卒亦未嘗泯滅於當此之時學者能深體此意固不必文王而後興而人君能深體此意則不徒以是為史冊觀美所以長育人才者

以師長之教而非官司之政也則庶乎其君子豹變小人革面者矣

張栻曰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講夫仁義禮智之彝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以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蓋甚大矣而為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習乎六藝之節講乎為弟為子之職而躬行乎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籥之間優游乎絃歌誦讀之際

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齊其耳目一其心志所謂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可以進焉至於物格知至而仁義禮智之彝得于其性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皆以不亂而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此先王之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不可以跂及者也後世之學校朝夕所請不過綴緝文辭以為規取利禄之計亦與古人之道大戾矣上之人所以教養成就之者夫豈端為是哉

許衡曰先王設學校養育人材以濟天下之用及其弊也科目之法愈嚴密而士之進于此者愈巧以至編摩字様期于必中上之人不以人材待天下之士下之人應此者亦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哉雖得何益于用上下相待其獘如此欲使生靈蒙福其可得乎先王設學校後世亦設學校但不知先王何為而設也上所以教人人所以為學皆本于天理民彛無他教也無異學也

臣按張栻許衡皆以近世學校取士非先王造士

育才之本意綴緝文辭以規利禄編摩字様以竊科名其所藹求者大戾于古人之道其待之者之容而得之者之巧均非仁人君子之用心可爲言之痛切者矣然皆未有説焉以革其獘而復於古初之盛也即而論之今之學校所以取士者已勝于漢唐以來之所以取士者矣何也五經四子之書脩齊治平之要言也程朱傳註五經四子之指南也讀書窮理又程朱之所示人以最切者也於

是而窮極乎諸儒之學問淵源則有性理大全一書矣於是而叅稽乎古今之成敗而折衷於所以致此者之是非得失則有司馬光之通鑑朱熹之綱目真德秀之大學衍義矣此皆學宫之所以教士而為士子者果於是乎無所不通則三才之道上下數千年之治法學之而有獲監之而無愆希聖希賢亦不難矣如或未能然也彝倫之重大故不至于乖張書卷之氣亦足以變化人之氣質因

其言以求其所以言者則在乎主司有知人之明務乎其實而無徒務乎其名則在賢師長之勸課也

元仁宗時方以科舉取士說者謂治平可力致集賢脩撰虞集獨謂當治其源因會議學校乃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受教以至于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強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爾有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

望師道之立可乎下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無必為學問之實意師友之遊從亦莫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才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為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脩成德者身師尊之至誠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為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為奇論者衆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延致之日諷誦其書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

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以聳動其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

臣按周官大宰之職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鄭氏以為即諸侯之師氏保氏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四曰聯師儒注云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孔頴達以為以其鄉立庠州黨及遂皆立序致仕賢者使教鄉閭子弟

鄉閭子弟皆相聯合同就師儒故曰聯師儒也又
按保氏掌教國子以道故云教以道藝也詳二官
之文則古之為師者或名德至行以家學而世其
官或致仕居鄉而教其子弟必非猥用貲格強加
之諸生之上程頤欲徵集羣儒萃于京師講明正
學然後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為太學之師
次以分教天下之學蓋師得其人不患教化不行
人材不出所謂師嚴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者

也然謂之嚴者人嚴之古者詔于天子無北面而令之監司郡守輒以奴隸視學校之官而學校之官蠅營狗苟保其微禄於殘喘之日尚安望其施教化乎此虞集所以欲使守令求經明行脩成徳之士身師尊之也蓋當時之弊則已然矣

仁宗延祐元年復以齊履謙為國子司業初履謙與吳澄俱在國學既罷去學制稍廢至是復以履謙為司業乃酌舊制議立升齋積分之法每季考其學行以次第

升既升上齋踰再歲始與私試辭理俱優者一分辭平理優者為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為高等禮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帝從其議

臣按升齋積分即三舍法而小變其說也但宋之上舍生免發解及禮部試名試賜第無異今之中式舉人其彌封謄録亦一如貢舉法且試而後升舍與既升齋而積分為不同也今若參用其制則積分合在升齋之前惟高等始得升齋既升上齋

𣶒歲試之如貢舉法試題畧倣博學宏詞科舊目中式者免禮部試召試賜第與進士一體亦所以重國學拔異才也昔吴澄為司業用程純公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議約為四條一經學二行實三文藝四治事皆有稗教法云

養老附

禮記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

孔穎達疏曰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為國難而死王養死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户校年養庶人之老天子視學之年養老一歲有七謂四時皆養老按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春合舞秋合聲必遂養老通前為六又世子云凡視學必遂養老是總為七也燕者殺烝於俎行一獻之禮坐而飲酒以至于醉以虞氏帝道弘大故養老以燕禮饗則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而為獻取數畢

而已夏貴尚于禮故養老以饗禮相養敬也食者不飲酒饗大牢以禮食之殷人質素威儀簡少故養老以食禮周人備三代之禮而兼用之春夏用虞氏燕禮夏后氏饗禮秋冬用殷人食禮以周極文故兼用三代之法也

臣按燕禮有二種若燕同姓夜則飲之其於異姓讓之而止饗禮有四饗上公則房烝九獻其禮兼燕與食饗王親戚及諸侯之臣國語曰親戚宴饗

則有殽烝謂以燕禮而饗也其外國使臣王不親饗以牲體委與之也惟饗宿衛及耆老孤子則以醉為度也食禮有二有禮食大行周禮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諸侯食禮九舉及公食大夫也有燕食臣下自與賓客旦夕共食也孔頴達以為此燕饗食致仕之老則當用正饗正食正燕之禮以其有賢德者不可以褻禮待之其死事之老不必有德又是老人不宜久立當用折俎之饗燕食之食老人不合

夜飲當用異姓之燕禮臣以為三老五更是賢德之著者則亦必用正饗正燕正食之禮庶人之老但校户引年不必有德亦當用折俎之饗燕食之食異姓之燕也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

臣按此一條鄭注孔疏以為子孫死國難而王養其祖父盧植王肅等以為養庶人之老所以然者養三老五更必于大學則無於鄉於國之養大夫

七十而致仕則無五十六十之義也養死事者之祖父與庶人之老其禮當同但死事之家自不從力政不與服戎而庶人則有養於鄉者不從力政養於國者不與服戎之異耳年彌高者養彌厚養彌厚者禮彌尊於斯二者之老且然而况老更及致仕之大夫乎凡天子諸侯之禮皆有降殺而養老之禮無降殺者禮自老者而起不自養之者而起所為天下之達尊也

五十異粻與少者殊音張六十宿肉恒隔日備七十貳膳每有副貳八十常珍食加珍味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皆預為送終之備唯絞紟衾冒所以歛者死而後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不待朝事畢八十月告存告問存否九十日有秩日致常膳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

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為喪

臣按疏自五十異粻以下雜記卿大夫士及庶人年老節制在家奉養之法隨年為品也夫以養老之禮歲惟七舉而八十以上筋力既衰則又不得至于學而受之於家則是先王尚齒之事有所未備而教孝之意有所未安也於是乎導其妻子使養其老凡飲食起居之事悉與少壯者不同所以

為仁之至義之盡而所以推廣其敬親之心者為

無窮也

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臣按方慤曰四代之養老必以學何也蓋王者之養老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孝者所以盡乎子道而

父子者人倫之始也學所以明人倫而已教之以養老不亦宜乎此虞夏殷周養老之處所以未之或改也上下以尊卑言之東西以方言之左右以位言之各惟其所上而相異其名要其實則大學小學而已所以國老庶老皆養之于學者專以老老為教所以國老養之大學庶老養之小學者於老老之中而寓貴貴尊賢之義也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

陳澔集說曰四海之內老者衆矣安得人人而養之待國老庶老之禮畢即行引戶校年之令而恩賜其老者焉

臣按鄭氏以為老人衆多非賢不可皆養則所謂引戶校年而養庶人之老是其人雖不必有三老五更與致仕大夫之德行而亦賢于鄉人者矣此又於禮成之後引戶校年而行復除之令也又可以不崇朝而遍四海者也

文王世子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

孔頴達疏曰此一節申說視學養老之義記事謂聖人親行養老之禮記序前代之事也慮謀也大謂孝弟也言謀慮于養老之事是本於孝弟故也遵饌省醴是愛而又敬也遂發咏焉而自迎之如見父兄之禮也既迎又親獻醴薦饌是脩於孝養故也既歌而語是紀録德音之義亦存天下之大義也樂闋而又

命諸臣各行此禮是終之以仁心也

臣按于燕之末而又因以命畿外諸侯畿内羣吏各奉行此禮則經所謂德教加於百姓者天子以一人倡之而諸侯羣吏莫不率之以至於鄉師黨正亦有正齒位飲酒之禮則舉之愈勤而推之愈廣矣今鄉飲酒禮以有司虛應故事僅存什一于千伯而大學老吏之席廢而不脩此固無古今之異不可以迂濶而置不講者也

漢明帝永平二年冬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知天地人三才為三老桓榮為五更知五行更代為五更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大學講堂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漱以潔口祝哽食留咽中也在前未食前祝饐食窒氣不通也在後已食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去聲下說天子自為其下說書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

紳之人圜橋門（辟雍四門門外水圜繞以節觀者門外皆有橋觀者在水外故云）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於是下詔賜榮爵關内侯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禄養終厥身賜天下三老（謂鄉縣之三老見職役條）酒人一石肉四十斤上自為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即帝位猶尊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上親自執業諸生或避位（猶言出席）發難上謙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大官供具賜太常家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大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疾篤上

疏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擁持經書而前進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劒衣被良久乃去

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八月親養三老五更於明堂詔以司徒尉元為三老大鴻臚卿游明根為五更帝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肅拜五更且乞言焉元明根勸以孝友化民又養庶老國老於階下禮畢各賜元明根以步挽車及衣服禄三老以上公五更以元卿

周武帝保定三年將視學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為三老仍賜以延年杖遂幸大學謹入門帝迎拜于門屏之間謹答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兩楹之間）南向大師宇文護升階設几謹升席南面凴几而坐大司馬豆盧寧升階正舄（履也）帝升階立於斧扆（形如屏風畫為斧文）之前西面有司進饌帝跪設醬豆親為袒割謹食畢帝親跪授爵以酳有司撤訖帝北面立而訪道謹起立於席後對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明王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

又曰去食去兵信不可去願陛下守信勿失又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進為惡者日止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勿使有過天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願陛下慎之帝再拜受言謹荅琴禮成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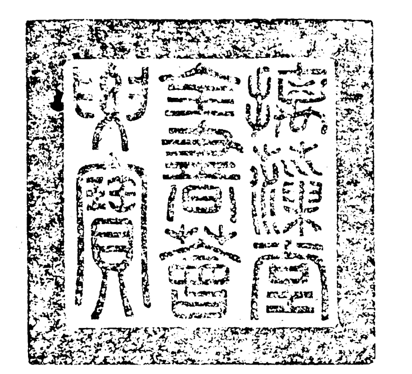
臣按三代而下行養老乞言之禮者惟漢明帝魏孝文周武帝三君而已若魏主曹髦亦且養老乞言于學蓋不足述也在先王之世一歲而七舉行

故以為常事而不書在後世曠數千百年而一再見宜史臣之大書特書以垂勸于頵治之君稽古之士舉而行之罔俾三君專美者也而尹起莘綱目發明于魏孝文無褒貶之詞于周孝武則以其大權不預秪事虛文而于漢明則深嘉而亟予之者豈非其繼志述事之孝足以光前裕後非二君之所可及者哉起莘之言曰光武中興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其留意于文治久矣末年肇建三雍未

及臨饗明帝繼之舉宗祀望雲物行大射養老之禮東都文物于是彬彬可觀書之于册足為美稱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光武以之又曰昭哉嗣服繩其祖武顯宗有焉

以上重學校養老附

御定孝經衍義卷五十五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袁文宿